

鶴林玉露補遺

四



鶴 林 玉 露

補遺

(四)

羅 大 經 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鶴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林

補四

羅大經撰

玉

遺冊

商務印書館出版

露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來。他日文公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旣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卽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卽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爲。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尙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尙能論之使懼。不意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

爲侂冑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焚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長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從己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云。呼兒爲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己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諛失體。勳德如韓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願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

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爲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爲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端固。繇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法度中。可以爲人矣。然世之作僞假眞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往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爲訕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特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

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謂敬爲學者之終事。竊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卽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己實事。見面盎背。臨淵履冰。以僞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爲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僞。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僞爲。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爲諷。字字有來歷。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麀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楮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

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漣。采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餓。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胡澹菴乞斬秦檜得貶。瀘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尙方之劔。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貶安遠宰。瀘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祕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爲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卽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臨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佞人來。海市爲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

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素王開國道無臣。一勝春風放十人。莫羨榜頭年十八。舊春過了又新春。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慙。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能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別。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烝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達。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達於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

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紹興間張登爲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提而退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亡秦

范曄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曄傾危澤明坦曄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曄至其所以告曄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曄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爲秦相數月卽告老爲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曄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客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矣□□在范曄下矣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視浩然爲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

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爲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夜千夫監司，勅奏杭州不卹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爲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之也。斂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迺欲禁之乎？」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然樂天醞籍，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幄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贅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可耳荆公解蕉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蒔蕉種瘞之曰他時節節背生公悟曰蕉切之夜庶生是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爲可亞六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汙脩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贅瓿豈能令鬼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瓿之句言知者少也

胡忠簡公爲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薌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榜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敕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卽散遣民兵徒步歸薌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脩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倖唾罵兀朮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爲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愷、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歛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歛，恐穀賤傷農也。卽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歛。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歛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眞非耿李所能也。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迂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相勉，爲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

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爲跼而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爲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饒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卽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衡、盧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爲一場。制誥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雅正乎。

楊誠齋丞零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必先搃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西陽雜俎

載勸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勸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剗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爲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勸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爲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雅無意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雅已滿林。似與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蹲沓喧競。其形容精矣。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爲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爲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謬爲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曰。